

过大年中的民间艺术

◎ 潘鲁生



广东潮州元宵节民间舞蹈——划旱船。

不同、画风各异,于是形成了简约率真的艺术风格。

古往今来,年画姓“年”,其创作生产和年俗活动密不可分。百姓生活中,每年进了腊月,年画就是乡民们年节的抢手货。调研过程中我们尤其感受到,年画需求具有时节性,提高年画生产效率、满足年节旺盛的市场需求是个首要问题。扑灰年画大刷狂涂挥洒自如,既解决了特定时段需求量大、生产量大的问题,也充满了写意特色。老百姓买了年画用来祭祖、接财神,用来除旧布新装点家居,包括供家堂以感恩祖先慎终追远。年画的张贴承载了特定的民俗功能,场景不同,样式有别。张挂在老人房间里的“寿星仙鹤”,祈求长寿安康;新人房间里的“麒麟送子”“双鹿送子”、孩子房间里的“五子夺魁”“榴开献瑞”等,寄托的都是生活美满的愿望。民间画师生活在民众之中,了解人们的追求和向往,往往用热闹的画面、鲜艳的色彩、俊俏的人物、吉祥的寓意表达祈望,又带有现实生活的印记。年节是传统也是当下,是精神情感的寄托表达也是物质视觉的呈现,以最具体的方式连接着时间和人心。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山东乡村拍摄了一部春节纪录片《大过年》。那是城市发展、经济提升、小小乡村吹来改革新风的时期,老百姓说的“过大年”被我们改成了片名“大过年”,因为记录的就

是那样一种欢天喜地的生活面貌和精气神。其中有锣鼓戏曲、有节庆场景、有村民的热烈交流,作为节日生活的记录十分珍贵。农村的年集最热闹,四里八乡的老百姓聚在一起,人山人海,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吆喝声讨价声连绵不断,熟人见面高声问好。老百姓家里不仅要备食材、办年货,还得买红纸、写春联,自己写不好,就请村里懂笔墨的老先生写,就连大门外也得再贴一张“出门见喜”。一家人一起蒸一大锅馒头,热气腾腾,格外有滋味,充满了美好的寓意。有的人家开着拖拉机去走亲访友,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有来往,亲戚还有啥意思”!孩子们过年的新衣裳大多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小娃娃的虎头鞋、虎头帽格外神气。还有春节里用上的新家电、年轻人身上时髦的新衣裳、回乡的亲人讲起的新见闻,也让年味儿更足。其实回顾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回想党带领人民奔好日子、过好日子的历程,不仅在于严谨的统计数据,还有这些鲜活的、充满了生活气息与热情创造力的人和事、景和物、记忆和诉说。民间艺术是这生活的缩影,是勤劳劳作、坚韧奋斗的生活里对美的追求,是生活沃土中生长开放的花朵,是我们民族心灵的歌。

进入21世纪,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学校的师生团队每年都会在春节视觉

符号基础上做一些衍生品的开发。大江南北,在春节时都有糊“福”字灯、贴窗花门笺的习俗,用以装点渲染节日气氛,相关剪纸艺术的图案纹样、工艺特色等都得到了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在研究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在大学里策划举办了以春节生肖剪纸等为基础的创意活动,开展新生活、新传媒、新语境中的春节生肖文化设计。过去贴在纸窗上的生肖窗花,如今成为创意装饰,应用各类装置、景观、公共艺术中,还有一些作为图像信息,融入了印刷、电子媒介处理等新要素。随着新的创意、创造力的融入,春节的传统民艺样式呈现出新的视觉美感,折射出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象。直到目前,这一系列关于春节文化艺术的新设计、新创意活动还在持续举办,生活在发展,新生代在成长,悠久的年俗将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新时代,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策,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春节里的民艺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我们的民艺研究、创意设计有了更广的应用范围、更丰富多样的载体、更年轻的受众与创意人群。正如近年来国风国潮兴起,春节的文化元素、文化精神得到新的传承和阐释,“中国红”的色彩、吉祥的图案、浓墨重彩的汉字装饰等进一步融入时尚服饰、商品包装、信息界面等,形成鲜明的风格特色。这既是时代生活带来的改变,也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文化传统的自信与渴望。当春节的红包贺礼、服装首饰、家居用品融入传统民艺的元素语言,红火色彩、吉祥的纹饰、生肖的图案让文创用品形式越来越丰富生动,成为节日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成为“优质IP”,不仅实现了年轻化,也进一步走向日常化、生活化,大众群体对传统文化审美的自觉在不断加强,温暖的乡愁记忆、历史岁月沉淀的印记、手工和自然材质的幸福感都成为服饰等价值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大众审美等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反映了更深层面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凝聚。这样的文化情感与认知还将发挥长远的作用,在节日仪式与生活日用、有形之物与无形之情、变迁发展与回溯守望中,守文化之心,创生活之美。

时光如水,年节如新,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创造力在不断积淀和更新,凝聚成岁月的温度,充满了发展朝气。正如我们总能从传统的民艺里感受到熟悉和亲切,总是在春节时分渴望吉祥和美好,春节里的民艺,民艺里的春节,中华文化的根给予我们无尽的养分和广阔的未来。

原载《纵横》杂志2023年第1期。

我20年“热辣滚烫”的爱鸟护鸟情结

◎ 聂延秋



大鹅鸣春。聂延秋/摄

有这方面的专家,我就把这个课题研究成果带到了北京,请中国鸟类学会来验收。当时接待我的是时任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宋杰教授(中国著名鸟类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看了我的研究材料后很吃惊,问:“你是一个业余工作者?”我说:“我的职业是医生,是一所医院的院长。”宋杰教授连说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而且调查得这么详细,你研究的这个课题完成得非常好。”我的研究成果顺利地通过了中国鸟类专家的验收。宋杰教授对我爱鸟护鸟的做法很感动,他特意介绍我拜访了时任中国鸟类学会终身理事长、中科院院士、世界鸟类学家郑光美先生(注:郑光美长期从事动物学教学和鸟类学研究,2023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当时已经70多岁的郑光美先生拉着我的手说:“聂先生,你很不错啊,我对你很钦佩。你能完成这个研究成果,比你当十个医院的院长作出的贡献都大。”

郑光美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激励特别大。此时我又产生了对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所有野生鸟类资源进行调查的想法。从2007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的大力支持下,我又开始了一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课题研究工作。我只有一个坚定而执着的信念:一定要给科学研究、给教育事业、给孩子们留下真实的东西。

20多年(1993年—2014年),我跑了30万公里,拍摄了40万张野生鸟类的照片。这里面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沮丧。当我一连跑了几千公里,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见到时,我伤心死了。贺兰山岩鹳是内蒙古境内特有的一种鸟,分布地域非常狭窄。我为找到贺兰山岩鹳几下贺兰山,却怎么都找不到它的身影。2003年,我请教专家,遍访当地人,终于得到一个宝贵线索。有人说曾在贺兰山西麓的沙漠中发现过这种鸟,我大喜过望,这是我苦苦寻找了10年的鸟啊。

我匆匆收拾好行李,马上赶到贺兰山西麓的沙

漠——头道沙子。我终于找到它了。但是新的难题出现了:不好拍摄,贺兰山岩鹳在灌木丛中跑个不停,总有树枝遮挡,不好对焦。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2天时间终于拍摄成功了。目前贺兰山岩鹳数量已经很少,每年12月它从我国北面(蒙古方向)飞来,到阿拉善过冬……拍到它的身影后,我高兴至极。

野外拍摄因为痴迷才能坚持

对黑嘴松鸡的拍摄是更加艰辛的过程。黑嘴松鸡很大,一到春季它发情时就站在树上鸣叫,一叫就是两三个小时,尾巴像孔雀一样开屏,在树上转圈炫耀。几十只黑嘴松鸡一块叫,叫声如打梆子声,“嘎嘎嘎,嘎嘎嘎”。叫着叫着,两只公的黑嘴松鸡就跳下树打架,一打就是40多天,天天这样打。它们打架的目的就是炫耀和占领地盘,然后开始交配。因为黑嘴松鸡本身很怕人,人一靠近就飞了,所以想拍摄到理想的照片只有提前埋伏。

4月初的时候,呼伦贝尔的温度仍然在零下20—30摄氏度,也就是说要冒着严寒和冰冻的风险去拍摄。我每天凌晨2点就要潜伏在雪地里,受冻挨饿都是小事情,最难的是不好判断黑嘴松鸡会蹲在哪棵树上,只能撞运气。如果我潜伏的地方没有黑嘴松鸡,那这一天就白蹲了。即使潜伏的树上有黑嘴松鸡,但是因树枝的遮挡,还是拍不成。所以我连续几年都没有拍摄成功。

2010年,我终于拍摄成功了,也是仅有的一次成功。那天,在我潜伏不远的树上终于发现了黑嘴松鸡。为了不发出声响,我就在雪上一点一点往前爬。爬了足足有40多分钟,从这棵树绕到那棵树,终于一点一点将黑嘴松鸡发情期间炫耀的全过程全部拍摄了下来。

最不能忍受的是夏季去湿地拍摄片子,那里的蚊虫让人难以忍受。无数的蚊子往眼睛里钻,使我

睁不开眼。眼皮被蚊子叮得肿成了大包,用手一抹,满手都是血。在拍摄过程中,相机镜头被蚊子黑压压地包围,我只能不停地用嘴吹才勉强完成了拍照。照相的最佳时间是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蚊子最疯狂的时间,是最可怕的!当我扛着四五十斤重的照相器材,又正在拍摄一张十分宝贵的照片时,哪还顾得上赶蚊子?

野生鸟类摄影是我执着的爱

2003年在一次野外摄影时,我不小心掉进了淤泥中,淤泥很快就到了我的腰部,双腿再也拔不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双脚开始麻木,逐渐失去了知觉。两个多小时后我几乎虚脱了。恰好有一个羊倌赶着羊到水边饮水,我看到他时,想喊已经没力气了。这个羊倌过来把我救了出来,如果再晚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人的话,我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在拍摄完返回途中遭遇暴风雪,这是我经历中最可怕的一次。那天,我们从额尔古纳往海拉尔走,出额尔古纳时,雪下得并不是很大,天气也还好。可走到一半时,12级的狂风暴雨迎面而来,大中车就跟半夜一样,突然间眼前就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的小车,眼看着停下一辆被雪埋一辆,我们的越野车被风刮得摇摇欲坠的,但不敢停下来,坚持着在路上摸索着往前走。100多公里路,我们走了10个小时。那天,只有我们这辆越野车冲了出去,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当时只要一停车,车辆马上就会被雪埋住。第二天在我重返旧路时,才真正感觉到事情的可怕。海拉尔的铲雪车、挖掘机全部投入救援,沿途堆的积雪像山一样,中间开出的路像一条小胡同,车行其中就如同在雪壁边行走。

冬天在山上拍摄更是危机四伏。有一次,当我拍完片子从山上往下走时,不慎从山顶滑到了山谷,十个指甲全都劈了。十指连心啊!

作为医院的院长,大量的医院日常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想方法,几乎把我那点难得的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全部用于在外面调查和拍摄野生鸟类。选择做医生,那是尊重了父母的意愿,而搞野生鸟类调查和摄影是我发自内心的执着热爱。2010年前,我开展了“保护环境、珍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并有幸在全国政协开办了鸟类摄影展。我当时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行万里路,走进城市,走进农村牧区,走进军营哨卡,走进学校,走进自然保护区”,用精彩的内蒙古野生鸟类摄影图片唤起更多的人关注环境、保护环境、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共建和谐自然,恩泽子孙后代。我想让人们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小鸟由于环境的恶化,生命受到了威胁,我想唤起社会不同层面的人特别是孩子们一起来保护环境,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和眼泪。

原载《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聂延秋口述,张志国采访整理。

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最隆重的节日,张灯结彩,阖家团聚,喜气盈门,总要以家庭团聚、新衣美食来宽慰和表达,美好的物质往往是最具体而生动的寄托。春节里的民艺事象格外丰富,窗花年笺、年画春联、灯笼灯彩、糖果糕饼以及新春歌舞、节俗仪式的热烈装饰,统统来自生活。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几支画笔就造就了千变万化的吉祥图案、新春形象、奔放色彩和热闹美好的节日气息。本文讲述的是“民艺与春节”的故事。

社会在发展,从农耕生产到工业文明及至今天的信息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变化,机械化流水线式生产不再倚靠自然的节律,交通与信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体验,但春节仍然是我们最盛大的节日,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仪式,是情感的纽带,是文化的空间。家人团聚,迎春纳福,其中包含我们与自然的联系、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对自我生命意义的理解。因此,在不断发展变迁的生活里,这种美好的情感如何寄托、节日的气氛怎样塑造、仪式的意义如何实现等,也成为我们不断回溯传统、认识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集中调研抢救山东高密扑灰年画,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在姜庄镇观摩民间艺人绘制扑灰年画,能强烈感受到挥洒自如、自由写意的状态。民间艺诀所谓“刷刷刷,一溜栽花;大刷狂涂,描子勾拉;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菜磕花”,艺人往往单色刷抹,一气呵成,画起来速度飞快,潇洒豪放,技艺纯熟,将“抹画”的创造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绘画过程中,民间艺人还发明了“鸳鸯笔”来提高效率、增加装饰效果。将一支羊毫按需分开,一粗一细两个笔锋,画一笔可以得到一粗一细两种线条,用来装饰勾勒,既加快了速度,也增加了线条变化,凸显了年画技艺的创造性。还有农家桌上的萝卜咸菜,用来刻上花卉图案,蘸了颜色印在人物服饰上就是漂亮的纹样,极富装饰效果,而且节省了工笔细绘的时间,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应该说,民间绘画是程式化技法与率真性的融合,扑灰的年画样式是固定的,基本造型是程式化的,形象也是可复制的,但往往画师

有人曾问我,如此残酷的拍摄环境,脸都被蚊子叮肿了,满身满脸都是鲜血,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撑我这样做。我只是想保护鸟,让人们认识它们、爱护它们,与它们永远和谐地相处下去。本文讲述的是我20多年爱鸟护鸟的亲身经历。

我叫聂延秋,祖籍山东,195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959年我5岁时,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火车司机,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包头的号召,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了包头。所以,我常常自豪地把自己称为包头人。

我从小就喜欢鸟,只要有鸟的地方,都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喜欢聆听鸟的动人叫声,更喜欢欣赏鸟。正是对鸟的这种特殊的喜爱,使我开始了后来长达20多年(1993年—2014年)的爱鸟护鸟生涯。

用相机记录家乡野生鸟类

1987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同时担任包头市第四医院院长。从这年开始,我一边努力做好医院院长的工作,一边把保护环境、保护野生鸟类作为我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切入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系统地调查包头地区野生鸟类资源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查阅《包头生物资源》这本书时发现,包头地区野生鸟类有141种。在我的观察当中,80年代后期,内蒙古地区自然环境恶化的速度加快,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草原湖泊的水量越来越少,有越来越多的常年有水的湖泊逐渐干涸。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没有水是不能生存和繁殖的。用什么办法去唤醒人们保护环境、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我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我有摄影的业余爱好,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驱使我萌生了一个朴实的想法——用我手中的相机去“拯救”鸟类。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激动得彻夜不眠。从此我开始了在包头周边地区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艰苦拍摄和研究当地鸟类的工作。

由于我从小生长在内蒙古大草原,对那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什么季节哪个地方有什么鸟我都很清楚。我在调查中发现了一种野生鸟类叫毛腿沙鸡。1983年前,一到秋末冬初的时候,在包头市区的上空总能看到成百上千的毛腿沙鸡不停地上下翻飞。可惜的是,到了2010年前后,包头上空连一只毛腿沙鸡都见不到了。其间只有20多年的时间,这对人类来讲似乎挺长,但是在自然界中,20多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啊。

2007年,我完成了第一个独自承担的研究课题——“包头野生鸟类资源调查”。由于包头当时没